猜想一只鸟的飞行

王太生

看多年前一只鸟的飞行轨迹，可看树。

我每天经过的一座不大不小的桥，桥的两侧各长着一棵构树。

这两棵树长得如此对称，一棵在桥的左边，一棵在桥的右边。构树每年深秋结红熟的圆球果，鸟喜欢吃这种果。这两棵树也许是多年前，一只鸟在某个幽静处吃了果子，津甜的果肉消化后，果核随两滴鸟粪在空中跌落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两棵树就此萌发生根了。

飞行中的鸟，是持续运动的状态，如果不是出现它所感兴趣的食物、猎物、落脚点，是不会停下来的。这两粒种子的落下，并且这么巧地落在一座桥的两侧，实属偶然。

我有时极目远眺，有幢楼的楼顶长着几株细小的构树苗。楼顶上怎么会有树？再看看四周，附近有一片水杉林，林中鸟儿也多，有时候飞落到楼顶上。毋庸置疑，一定是哪只贪吃了构树果的鸟，将粪便遗落在楼顶上。

从构树苗的散落分布，可以看出多年前一只鸟的飞行轨迹。它或许在城市吃饱，披落霞满身，借着一股风，从城郭的东南，往城之郊的西北飞，途中憋不住，落下粪便，一半在桥东，一半在桥西。

天下那些野生的树，大抵是由一只鸟，或数只鸟所裹挟遗落的种子生长而成。

由此，可以断定一只鸟的飞行轨迹。

判断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有什么意义？可猜想一座城池多年前的概貌。

背负青天，翅膀之下，是十万烟火人家。房舍俨然，辐辏碌碌，道路酒肆，隐隐没没。两个人路遇，作揖寒暄，或一人骑驴，一人牵马，一人坐轿，四散赶路。河流如带，将城分成几块：一块绿，一块黄，一块青黛，绿是树木和正在生长的稼禾，黄是成熟的稻麦，青黛是屋脊之上的鱼鳞细瓦……数色相间。城里城外，由繁华街市的紧凑而至清寂郊外的逐渐松散，出城三五路，草木渐深。

一座城有多大，这座城的房舍密度如何。鸟的活动轨迹，反射出人的活动轨迹，人烟稀少的地方，鸟却常常去。

鸟在城之郭，觅食作巢，在城之上空飞翔，它们快乐着，和着风声，于四野激荡鸣叫。

一个喜欢看鸟的人，鸟也在看他，鸟好奇：他为什么一直在仰望天空？观鸟的人，还关注流云、落霞和远方，将自我放逐于世事之外，执着地守望生灵，给感官和性情带去愉悦。

发现多年前一只或一群飞鸟的轨迹，其实是发现这座城市若干年前以及更多年前的生态、气候以及人文。

同时也启发着孩子们的想象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只鸟？是一只白头翁、一只金丝雀、一只伯劳，或者是一只灰喜鹊？

这些鸟的家族与这座城市的原住民，在这里快乐地生活。他们与草木为邻，与城共生，与蜿蜒的河流相依相偎。

时间很难还原多年前的影像，但是从两棵树可以猜测到一只鸟的飞行轨迹，我们仿佛看到一只大鸟在天空中翱翔，翅膀左右摇晃。

它是生命的图腾，一座城市从前灵动的图像。

天寒骤降大雪，天气陡然变化，从一句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诗中，可窥鸟的飞行轨迹。风雨苍茫，若看见一幅意境辽远的唐宋古画。

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发现鸟的飞行轨迹？在一条河的两岸，北岸有野葡萄，而南岸却没有。在古园林里的太湖石假山上，鸟把枸杞的种子丢落在仅有一钵土的石隙间。嶙峋的假山上，便有一两蓬参差垂挂着的野生老枸杞。这些朝阳处的植物，红果茁壮，闪烁着温润光泽，贴石而生，符合一只小鸟蹦来跳去的路径特点。或者，它们从上空飞过，飘落的排泄物，丢在假山的两处，这些都是鸟所留下的飞行轨迹。

我在深冬，仰望一棵叶色斑斓的乌桕树，叶子落了一半，留下一树细圆的白树子，十几只小巧灵动的丝光椋鸟飞来啄食，这些身姿轻灵的小家伙，胆子很小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立刻四散飞去，留下凌乱的飞行轨迹。它们吃了乌桕子，会把树的种子带到别的地方吗？应该是它们经过的地方，河边、田垄、土坎、沟沿、土窑……这些地方连缀起来，就是小丝光椋鸟的飞行轨迹。

鸟群越过城池，不知道降落到郊外的某个地方，那些华美飞行轨迹总是让人猜谜。

少年时，我在家乡老城墙上，朝城河里扔一粒石子，惊起水边芦苇丛中栖鸟数只，箭镞一般，扑楞楞，直飞到河的对岸去了。

我现在居住的地方，附近有条古河，一只鹭鸟立于水边，它等待着，伺机而动。水波微漾，鹭鸟好像发现了什么，腾空而起，朝着目标忽忽飞去，一对伶仃细脚，掠过水面。

这两种翩跹的姿势与路径，在水天空间的风声掠影，转瞬即逝。

飞鸟划过天际，是一道看不见的弧线轨迹，也许可从几棵树的散落分布去猜测，或者在古诗中，透过迷蒙的天幕，手搭眉宇，隐隐张望。

一只鸟，它飞掠、途经，或者盘旋、停留，总要遗落一些东西。它遗落了树的种子，于是在它飞行轨迹所经过的某个地方，站着两棵树。

心香一瓣

油菜花恋歌

竺 泉

你开在哪里
哪里就有满满的春意
走过漫长的冬季
你把田野点缀的那么绚丽

你开在哪里
哪里就有醉人的诗意
淋过绵绵的雨季
你向人间捧出青春的大地

油菜花啊油菜花
你开在春风里
开在金黄色的海洋里
世上千花万花让人迷
我总深深的爱着你
这金黄色的美丽
属于大地属于你
我总深深的爱着你

奶奶，葱的往事

孟祖平

春雨过后，阳台上的葱苗，郁郁葱葱。

奶奶健在时，患有关节炎，腿脚不利落，但烹饪手艺很好，能做一手好菜，全家人都喜欢吃奶奶做的美食佳肴。早春的葱苗，尤为鲜嫩。奶奶将买来的葱苗剪去嫩叶，留下根部，种在土盆里，没过多久，绿葱便会长满了土盆。

小时候，过春节，奶奶能用葱变出多道美食菜肴，如葱爆牛肉、葱炒虾米、葱油鸡、大葱肉片、香葱蒸鱼、葱丝拌松花蛋、大葱拌虾皮、小葱拌豆腐……葱按大小分为大葱和小葱，大葱犹如粗犷汉子，葱株粗壮，葱白脆甜，辛辣略有甜味，奶奶常用大葱之茎（葱白）做菜，葱白可热炒，亦可凉拌生吃，将其蘸酱卷入新做成的面饼内，大口咬下，饼香、酱香、葱香，尤为美哉。小葱叶纤巧细嫩，如江南水乡娇柔之女子，颜色碧绿，有迷人的清香，故又名香葱，奶奶常用来为鱼、肉等美食去膻、除腥、增色、提味和增香。

老杭州人有吃“葱包烩儿”习俗，是将油条和小葱裹在面饼之内，在铁锅上压烤，至饼脆黄。葱包烩儿与南宋奸臣秦桧谋害岳飞有关，当时南宋都市临安（杭州）有位点心师傅，为解心中之恨，用面粉搓捏成两个秦桧夫妻模样的面人，把其扭在一起，丢进油锅压烤，称“油炸桧儿”（也就是现在的油条），后为避秦桧起疑，把“桧”字改成“烩”，又用春饼裹住“油炸烩儿”，放在平锅上压烤，放上葱段，蘸着甜面酱和辣酱等调料，一口一口咬着吃，于是“油炸烩儿”变成了“葱包烩儿”。记得小时候上学之时，奶奶常做葱包烩儿，我每次放学回家，饥肠辘辘，吃上一口香喷喷、热乎乎的“葱包烩儿”，配上甜面酱和辣酱，尤为香脆可口。

奶奶常说，“常吃葱，人轻松”，葱除了食用外，在古代还是一味中药，奶奶常用葱白煮水给我治疗感冒。小时候，从奶奶那里了解到，葱自古有独特的文化寓意，在古代很受重视，因其地位至高，葱在古时候被称作“菜伯”；葱可调和菜肴之味，有“和事草”之雅号；葱与“聪”谐音，有“聪明、聪慧”寓意，老杭州人在春节之时，常在孩子衣服绣上葱与菱角组合的图案，有祝愿孩子“聪明伶俐”的寓意。葱，绿叶修长，其茎白皙水嫩，有美好的寓意，古人常用葱来形容女子青春妩媚，唐代诗人白居易赞美女子有“双眸剪秋水，十指剥春葱”诗句；古人夸赞女子细腻、白净、修长的手指，常用“葱指”表达。

江南一带，人们喜欢吃阳春面，其中小葱是点睛之食材。奶奶肠胃不好，常做葱酱拌面吃，做好之后，放入酱油、小葱，鲜香无比。上世纪60年代，油很珍贵，吃葱油拌面，加一点猪油或猪油渣，是很幸福的事情。记得奶奶常用肥肉熬成猪油，熬成后，自己舍不得吃，总要留给我们小孩子吃，自己则留下油渣用来烧面吃，油渣刚做好的时候，特别香脆，奶奶吃的时候，我总要凑过去，偷吃一口。

奶奶给我做的葱油拌面，常加点开洋，味道格外鲜美，开洋就是晒干后的虾仁，又称海米、虾米，开洋葱油拌面，用香油熬葱，与烧透的开洋和煮熟面条一起拌食，面条韧糯滑爽，开洋软而鲜美，葱油香郁四溢。作家汪曾祺在《食道旧寻》中曾提到文物专家王世襄精于烹调，有一次朋友会餐，规定每人备一个小菜，结果王世襄做的“焖葱海米”拔得头筹。王世襄不仅是美食家，还擅长用简单的食材做出好吃的菜。王老在《答汪曾祺先生》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道菜的做法：黄酒泡海米，泡开后仍须有酒剩余，加入酱油、盐、糖各少许；大葱十棵，越粗越好，多剥去两层外皮，切成二寸多长段；每棵只用下端的两三段，余作他用；素油将大葱段炸透，火不宜旺，以免炸焦；待色已黄，用筷夹时，感觉发软，且两端有下垂之势，是已炸透，夹出码入盘中；待全部炸好，推入空勺，将泡有海米的调料倒入，烧至收汤入味，即可出勺。其实，这道菜就是奶奶常做的大葱焖烧开洋。

奶奶平时非常节俭，给家人做的好菜，自己总舍不得吃，常吃我们的剩菜。上世纪60年代，家中没有冰箱，剩菜容易变质，渐渐地，奶奶得了胃病。奶奶去世前，出现了明显的胃出血症状，痛苦不已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在老宅附近一家面馆，吃上一碗油渣葱油面，情不自禁想起奶奶给我做葱油面的情景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悠然岁月

烤 火

王贵宏

过去，不知是身上御寒的衣物没现在保暖，还是天气确实比现在冷，那时的北方，那真是冷得邪乎。往地上吐口唾沫，马上冻成一块冰。鄂伦春人冬天在深山打猎，打到狍子或野猪等动物，得赶紧开膛破肚解成块，不然很快会冻得邦邦硬。

我年轻时在林场木材小工队采伐，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，头上戴着羊皮安全帽，脚上穿的是有厚毡袜的棉乌拉，这还不算，不干活时还得穿上厚厚的棉大衣，整个人如同裹在棉花包里。尽管如此，照样感觉冷，呼出的气在帽檐和睫毛上都结成厚厚的霜花。见到火特亲，情不自禁地凑到跟前烤火。休息时第一件事总是寻些干柴先点上一堆火，望着雪地中的火呼呼啦啦、噼里啪啦地燃起来，温暖便从心底一点点溢满全身。

山里人管野外吃饭叫“打尖”，熊熊的火堆旁烤的既不是肉串也非香肠，不过两个馒头。干粮袋的冻馒头经过木炭的硬火一烤，变成又黄又焦，经过“一捧二吹三拍”，剥开皮，咬一口白生生软乎乎热腾腾的烤馒头，就一口烤热乎的咸菜疙瘩，寒冷和疲惫会一扫而光。那年月，虽然在冰天雪地的篝火旁，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，但烤火确实是件很必要的事情。

记得童年时去农村的外祖母家，夜里冷，一家人都围着炕上那个泥做的火盆烤火，那个火盆里的火炭是晚饭灶坑里烧饭剩下的，开始温度很高，火盆内发红，渐渐火炭黯淡下来，变成一盆灰，这时外祖母便用一根木棍轻轻翻弄，把埋在下面的火炭翻上来散发余热，那种耐心，如同她用粗糙的手在火热的锅里翻动那玉米面薄饼一样。有时，她会在火盆上再放上一个小铁盆，把在窗台和炕上晾干的窝瓜籽放在小盆里烤熟给我吃，我便在火盆旁一边香喷喷地吃着，一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。如今想起来，那个油灯下烤火盆听故事的冬夜是多么幸福和温暖啊。

烤火的情景，深山里有，记忆里的小屋里有，历史深处也有。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：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白居易烤的是泥炉炭火，算是浪漫奢侈。他生活的年代没有洋瓷盆，不会是用破烂的瓷盆糊泥巴做成烧火炉子，应该是瓦盆和红泥做的烧火盆，小巧玲珑，精致美观，再在火炉边煨一壶新酿的包谷酒，醇香缭绕，和一个知己围炉饮酒，诗意盎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住在小兴安岭鄂伦春人，烤篝火的历史最为悠久，在他们的记忆中，篝火总是清晰而温暖，曾经蚊虫肆虐的夏季和北风凛冽的寒冬，篝火一直摇曳着亲切的火苗，升腾着温柔的烟雾。无论是四面透风的撮罗子，还是露天临时猎场，篝火像一盏明亮的灯火，夏驱蚊虫冬御寒，火上的吊锅蒸腾着热气、散发着肉香。当夜暮降临，追踪了一天猎物的猎人们，会在宿营地收集足够燃烧到天明的干木柴，点起篝火，这是不能忽视的事情。因为没有篝火就不能做饭、烧水、烤肉和烘干衣服及取暖。

鄂伦春人世代生活在密林深处，与火结下不解之缘。火可取暖、照明、煮食，也可使人遭灾，鄂伦春人敬火为火神，是自然一大神灵。在每年正月初一早晨先要向火塘跪拜磕头，然后再给长辈磕头拜年，在篝火旁时禁止向火上倒水、用刀叉火，不能跨火，不能向火中吐唾沫，不能随便翻动火，以防触怒火神。吃肉喝酒前，先要向火里扔一小块肉，倒一杯酒，跪拜时祈盼火神保佑人畜平安，恩赐更多的猎物。每年六月十八号为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节日——篝火节（亦叫火神节）。

如今，森林中的篝火远去了，老猎人们记忆中的篝火还在燃烧。鄂乡风情园有时在接待游客或庆祝篝火节时依旧会点燃篝火，人们围在篝火旁享受唱歌跳舞饮酒的快乐时，更喜欢听老猎人回忆狩猎年代种种传奇故事。朋友，你烤过火吗？

艺境

清晨田野中的男孩望着远方的飞鸟（供图 视觉中国）

屐处留痕

直立的雁荡山

浦 子

我在这里偶遇我的乡贤国画大师潘天寿了。

这是幻觉。之前我真实地看到过他，不过，背景是我童年的小学，浙江省宁海县冠庄。我正读小学四年级，赶到学校时，由潘家祠堂改建的学校，两边厢房的二楼栏下，贴满了污辱潘天寿的漫画。那天，他在戏台上，我在戏台下。我记得潘先生穿了长衫，那个时代很少见的衣裳，脸上一派肃然之气，就如平日里冠庄人的脸色。那些造反派使劲扣住他，命令他下跪。先生说，我对冠庄人，我的家乡人，没有过错，我不跪。我听了这句话后，下意识中也挺了挺腰板。我认为，我不挺，对不起潘先生。

我此刻看到潘先生，正弯着腰，在画《记写雁荡山花》。这是一幅巨大的横幅，高可臻丈，阔至丈余。有专家称，这幅画的构图：占二分之一的一方磐石置于中间，石上是浓郁的苍苔，数枝野藤攀附交缠；巨石周围点缀几棵小黄花、几枝沙荆草，石旁有新开的玉簪和亭亭挺立的芦花嫩叶，均有欲矗入云霄之势。两个蛤蟆正从石崖慢慢爬上来，似乎在观察周围的动静，小甲虫也沿着小草爬出来，仿佛正是雨后晴天，万物欣欣向荣。这幅画静而美，美而清新，蕴藏着无穷生机。不管是谁看了这幅画，都宛似置身在幽静的山涧苍石之间，浑身像受了一次沐浴那样舒坦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潘先生如何会弯腰？那是因为雁荡山。他曾先后三次来到这里深入生活和创作。在成功画出《记写雁荡山花》后，他又成功画出《雁荡山花》这样的现代花鸟画杰作。画的署名是“雷婆头峰寿者”，我爬过雷婆头峰，它是我们家乡村庄后的一座山峰。周围的山峰，皆是柔和曲线，只有这里突出峻峭刚劲之风骨。我恍然省悟有二：一是，与雷婆头峰可以媲美的只有雁荡山的山峰。二是，潘先生好多描画山岭的画作，皆是陡峭方正，最能体现“一味霸悍”的构造精神，不止是雷婆头峰，更多来自雁荡山。

不止是潘天寿，这个开发始于南北朝，兴于唐，盛于宋的大尺度的奇观奇景，吸引了大批诗人、画家、文人学士，让他们的灵感勃发。仅诗词就有5000多首，以及龙鼻洞等400多处摩崖石刻，还有南阁牌坊等历史古迹。我除了看到潘天寿，还看到了谢灵运、贯休、沈括、徐霞客、康有为、张大千、沙孟海、郁达夫、邓拓、舒婷等，他们先后都留下了诗篇和墨迹。

我仿佛听见了距今1.2亿年白垩纪的恐龙吼声。那声音如雷贯耳，那是地球的造山运动，在乐清湾一带的火山爆发，火山喷出了滚烫岩浆。关键的一幕出现了：火山岩浆喷出后，这里的岩浆层层堆积，直到最高者千米以上，低者也有五六百米、七八百米，它们无一例外选择了立着、立着。

同时期喷发的火山不止这里，可别的地方的火山岩浆选择了躺平，选择了如水一样流到低处，躺平。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年，也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，但对于上亿年的时间来说，也不过是个瞬间。这里的火山岩浆在别人都躺平的情况下，依然站立，将自己耸立成陡峭的石山石柱。台风来了，风吹着那些躺倒的没有山头的山时，几乎没有任何压力，甚至连声音也没有。而台风经过这里时，发出剧烈的吼声。不是风在吼，而是石山石柱在吼；不是石山石柱在吼，而是恐龙在吼；不是恐龙在吼，而是地球的强者在吼。它们如顶流的柱，如安定大地的巨大神针，一个个毫无怨言、大义凛然地矗立在那里。

我看到今天的景色，不是幻觉。这个常年以绿为主色调的雁荡山在秋天也添加了金黄、火红、淡黄、天青等色彩，使得雁荡山多了一些不一样的美。

雁荡山的景点如天上繁星不可数。据旧志书记载，计有十八古刹、十院、十六亭、一百零二峰、四十六洞、六十一岩、八谷、十四嶂、十岭、十三溪、十七潭、十三瀑、七门、一桥、二湖、六坑、四水、四泉、二十六石等门类，此外还有一些不入门类的景点未统计在内。

我首先遇见的是白垩纪流纹岩，就在去往大龙湫的路边。那些火山爆发后堆积在这里的岩石，一层层地叠加在这里，让人仿佛看到火山岩浆前赴后继的流动。前边的凝固了，后来的再摊饼似往上叠加，再叠加。有些岩浆还带有流动过程中形成的气泡。由于冷却和凝固，这些气泡就圆圆地留在那里。里边还有气吗？我突然凑近它，用鼻子去闻，里边的气也该是1.2亿年前的啊，里边还有恐龙打嗝留下的气味吗？

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同行者纷纷立在岩石边上拍照留念。再看他们的脸，褪去原来都是六旬的沧桑之色，渐渐地由于欣喜，而染上了青春，甚至童稚之色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高兴起来，不是吗，一群离开校门四十多年的学生，在将1.2亿年的岩石作为背景。

离开流纹岩后，转了一个弯，就看到了大龙湫。远远地看过去，只是一条细流，挂在崖上，拍照的不多。可到了瀑布之下，那水大了好多，而且落差巨大，那水洋洋洒洒跌落在下面的小潭中，再经由下面的小溪流到山外去。而仰头之间，似乎有一股崇敬之情，拍照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晚上去看灵峰夜景。夜景没有太多的灯光辅助，这是景区人的聪明安排。如果整个景区借用灯光，也可能美轮美奂，可那是世俗的美。现在的美，是纯粹自然的美。如果有光，也是自然的晚上天光。山体是黑色的，山峰是黑色的，那些花草树木也是黑色的。可在黑夜中看到山的剪影，要比白天看到的更为震撼。因为其本质的美，放在任何环境中也不会消失。导游很会说话，将所有的山峰形状，编导出爱情和积极向上的故事。好多人喜欢，也有人不喜欢。因为美妙的山色就放在那里，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对应物，与你的知识修养和缘分有关。

第二天一早来到的是小龙湫。阳光灿烂，周围的山色闪闪有光。远远眺望小龙湫上的几条飞瀑，周围是几百米高的树立如刀如矩的险峰，让人想到突破与向上。景区组织的两个表演：悬崖坠降采药和两个山峰间高空走钢丝，加大了这种感觉趋势。我低头看那些山草树木，与平坦地面的作物横向生长不同，也一个个挺直了身子往上长。

一座名山，就如一件伟大作品，在不同人心中印象是不一样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众多名人包括潘天寿等慕名前来，皆有所求，而且归去时皆有各自的收获和裨益。我呢，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别。临别时，我转了一下头，山风正掠起一丛伟岸的树林，我隐隐看到潘天寿在向我挥手，仿佛有声音传来，曰：“如钵一湫水，龙往意何云？莫最长酣睡，云中自有君。”

我想起，这是他在这里作的诗，题为《大龙湫》，意在艺术的创造性和独特性，在于自勉和励人。不容置疑，这座山已经在我心上生了根，我期盼它能够长出更好的风景来。

我会再来雁荡山。

本报社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：0571-85310114 邮政编码：310039 电子信箱：zjrb@zjnews.com.cn 印刷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.50元 零售每份1.50元